

Shijie Mingzhu Shaonian Wenku

世界名著少年文库之十

短篇小说卷(一)



主编 向远 思奋 卓悦

冬天的橡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前 言

短篇小说是少年儿童们极其喜爱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对于想象力和理解力逐渐开始成熟的同学们来说，是一种非常丰富和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课余时间，如能一册在手，沉浸于大师们所构制的艺术境界之中，就可以获得充分的愉悦和享受，同时也可开阔自己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净化自己的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纵观整个世界文学画廊，优秀的短篇小说无以计数。我们这套《少年世界文库》的短篇小说部分，集中选辑了一批比较适合于少儿这个特定年龄段阅读的作品。大致上可以说，它包括那些写少儿自身生活的小说，及虽写成年人，但有益于少儿了解更广阔世界的小说。在形式上则偏于浅显、生动，以便能轻松愉快地对之加以把握，受到大家的真诚喜爱。

短篇小说部分共分五卷，即（一）、《冬天的橡树》，（二）《王后的裙子》，（三）、《太阳、老人、少女》，（四）、《热爱生命》，（五）、《清兵卫和葫芦》。前四集收集欧美文学中的短篇精品，第五集专门收集东方诸国的优秀短篇。为了使各集都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我们在编排上打破了按类型排列的框架，而是不同主题、不同风格、不同国别交错出现。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套短篇小说的选本，确已较完整典型地囊括了世界文学中那些适于少儿们阅读的优秀之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广泛驰骋的奇妙空

间。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短篇小说在西方的历史恐怕不如我国悠久。在我国，如果不算六朝的志怪、志异作品，那么唐传奇无论如何应当作成型的短篇小说的源头来看。而在西方，一直要晚到十四世纪，人们才能读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倘若排除寓言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那么，《十日谈》和《塞万提斯的训戒故事》可以算是文人创作短篇小说的鼻祖。尽管西方的短篇小说历史比中国晚了几百年，它的出现却是与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密切相联的，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思想主题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和人的价值是具有首要的意义的。因此，从那个时期起，西方的短篇小说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成为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渠道。即如文库五集所包括的作品，大部分主题都直接关系着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不可侵犯，人的向往美好和健全个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平等关系的建立。而这些，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无疑是很有启发和教益的，诸如勇敢、诚实、善良、机智等等品格的培养，都包含在人的完美这个大主题之中。当然，比之前期的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世界观的变迁，后期小说的主题更趋多样化，并难以以一般的人文主义来涵盖，但反映人的境况，仍然是它们共同的主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尔基以为“文学就是人学”。而这一点也是东西方小说所共同具有的。

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像长篇小说那样对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和生活能予总体的把握，绘制出宏富的、包罗万象的历史长卷。同样，它也无法细致地、丝丝入扣地全面展示人物角色的心路历程。短篇小说大都从某

一生活横断面入手，截取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关键时刻，从一个角度来反映人物的、时代的或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就是人们常说的窥一斑而见全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创作短篇更需要精湛的技巧和擅长于剪裁的本领。比如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科纳》、莱辛的《草原日出》等，对场景、事件的选择都十分精心和节俭；事件发展的安排很巧妙，使其能充分反映出所要表现的主旨；精炼到让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起着揭示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当然偶尔也有像《纯朴的心》那样写一个女仆整个一生的短篇，但也是十分经意于场面的高度典型化和集中化，过渡和跳跃都极其紧凑。不是艺术技巧十分高明的大师是做不到这些的。

除此之外，创作短篇小说同样需要有深邃的思想指导，能够通过有限的素材揭示出深刻的主题，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关于创作，鲁迅先生曾说过“开掘要深，选材要严”的话。这其实就是判断短篇小说优劣的一个基本标准。这里所选的作品均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例如捷克作家德尔达的《更高原则》仅仅几千字，只描写了一个场面，却准确、生动、深刻地把一个被肢解的民族的精神反抗揭示了出来。史蒂文森通过一只瓶子、纳吉宾通过对一株橡树的感受、安德列耶夫通过一个小蜡像、杰克·伦敦通过一块牛排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容甚至超过许多长篇大论。

在这篇短短的小序里，我们无法说尽这个选集包含的小说所具有的那些精微、丰富和美妙。还是让作品自身直接与大家对话吧！相信大家会喜爱它们，并怀着愉快、高尚的心情去阅读它们。

(王 京)

目 录

马特奥·法尔科纳	〔法〕梅里美 (1)
瑞普·凡·温克尔	〔美〕华盛顿·欧文 (16)
夜宿猎户家	〔德〕赫勃尔 (35)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	〔美〕安德生 (48)
盲人乡	〔英〕威尔斯 (61)
一块牛排	〔美〕杰克·伦敦 (91)
纯朴的心	〔法〕福楼拜 (115)
退 位	〔德〕海因里希·曼 (154)
冬天的橡树	〔苏〕纳吉宾 (168)
最后的狩猎	〔苏〕特黑丰诺夫 (182)

马特奥·法尔科纳

〔法〕梅里美

在美丽荒芜的科西嘉岛上，有位英雄式的人物马特奥，他的孩子也是极聪明的。这天，孩子正一个人逍遥自在地躺在太阳底下，凝望着蓝色的远山。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这一宁静，然后便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

出维契奥港向西北走，深入岛屿腹地，只见地势迅速上升。在巨石掩蔽、时而穿沟越壑的曲曲弯弯的小径上步行三个小时后，就到了一片极其广阔的丛林的边缘。这片丛林是科西嘉牧羊人和一切触犯刑法的人的国土。要知道，科西嘉岛的农民不愿为给地里施肥费事劳神，他们放火烧去一定面积的林木，如果火蔓延到不该烧的地方，那算是活该，爱出什么事出什么事去，反正在这块用它自己的树木灰烬养肥的地上播种准能得到好收成。麦穗摘去以后，麦秆就留在地里，省得费气力去收它。到了来年春天，留在地里没有腐烂的树根又长出密密层层枝条，用不了几年就长到七、八尺尺高。人们称之为丛林的就是这种茂密的矮林。各种各样的乔木和灌木，任凭老天高兴，交错混杂在一起，构成这类丛林，只有手执利斧才能从中开出一条路来，而有些丛林是那样稠密繁茂，连岩羊都钻不进去。

如果你犯了人命案子，你就到维契奥的丛林中去。有一

枝好枪、若干火药和子弹，你就能太平无事。别忘了带上一件褐色的带风帽的大衣，既当被子又当褥子。牧人们会给你牛奶、干酪和板栗。这样，除去你必须进城补充给养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法庭或死者亲属了。

一八××年我在科西嘉岛的时候，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家就在离这座丛林半法里路的地方。他在当地算是颇为殷实的富户，靠着他羊群的出产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他那些牧羊人像游牧部族一样赶着羊群进山四处觅食。在我即将叙述的故事发生后两年我见到他时，他看上去至多不过五十岁。请你想象一个矮小然而结实的汉子，短而鬈曲、像煤玉般乌黑发亮的头发，鹰钩鼻，薄嘴唇，又大又有神采的眼睛，象皮靴翻口一样黑里透红的脸色。他枪法之神妙就在他神枪手辈出的家乡也号称一绝。比如说，马特奥从来不用霰弹打岩羊，而是在百二十步开外只一颗子弹就把它撂倒，说打脑袋就是脑袋，说打肩头就是肩头。他夜里使枪像白天一样得心应手。人们曾对我讲过他这么一手绝招，对于没到过科西嘉的人来说大概简直难以置信。在八十步开外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一张碟子大小的透明纸后面。他瞄准后，让人吹灭烛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呆一分钟才开枪。四次里面有三次他能将透明纸打穿。

马特奥既有这等本领，自然名声大振。人们都说这是个忠诚可靠的朋友、令人胆寒的敌人。此外他乐善好施，在维契奥港地区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可是人们说他在科尔特（他就是在那里娶的妻室）曾经极其干脆地打发掉一个情敌，这个情敌也是公认的一个情场上和战场上的可怕对手。至少人们都认为有个黑枪是马特奥打的，这一枪打中了正对着挂在窗上的小镜刮脸的情敌。案子平息后，马特奥结了

婚。他的妻子吉乌赛帕先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这使他大为恼火。后来终于得了个儿子，取名福尔图那托，这是全家的希望，他的姓氏的继承人。几个女儿都结了好亲，他们的父亲在必要时可以指望女婿们的匕首和火枪。儿子刚十岁，可是已经显示出可喜的禀赋。

秋季的一天，马特奥很早就和妻子同去丛林中的某个空地察看他们的羊群。小福尔图那托想跟他们一起去，但那个空地太远，况且家里也得有人照看，因此他父亲没让他去。我们将看到，他是否该对此感到后悔。

他已经走了几个钟头，小福尔图那托正逍遥自在地躺在太阳底下，他凝望着蓝色的远山，想道：下星期天他要上城里伍长^①叔叔家吃饭，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站起身向发出枪响的平原方向转过头去。一连又是几声枪响，枪声时疏时密，而且越来越近。最后，从平原通往马特奥家的小路上出现了一条汉子，头戴山里人爱戴的尖顶软帽，满脸胡须，衣衫褴褛，拄着枪艰难地挪着步子。他的大腿刚才中了一枪。

这人是个逃犯，他夜间去城里买火药，半路上中了科西嘉轻步兵^②的埋伏。他奋力抵抗之后终于脱身逃走。士兵们穷追不舍，他从一个悬崖到另一个悬崖不时开枪还击。但他没能和士兵们拉开距离，而且他的枪伤使他无法在被追上之前躲进丛林。

他走近福尔图那托问道：

① 伍长原为科西嘉岛的那些公社起义反抗封建领主时推举的首领。如今对于因其财产、联盟和拥护者而对本区拥有影响和某种事实上的治理权的人，人们仍时常称之为伍长。——作者原注。

② 这是几年前政府建立的一支部队，负责与宪兵部队共同维持治安。——作者原注。

“你是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儿子？”

“是的。”

“我是吉阿内托·桑皮埃罗。黄领子^①们在追我。把我藏起来，我走不动了。”

“要是我没得到爸爸准许就把你藏起来，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你做得对。”

“谁知道呢？”

“快把我藏起来，他们来了。”

“等我爸爸回来吧。”

“叫我等他回来？活见鬼！他们再过五分钟就追到这里了。好啦，把我藏起来吧，不然我就杀了你。”

福尔图那托毫不在乎地说：

“你的枪没有上子弹，腰包^②里也没有子弹了。”

“我有短剑。”

“你能跑得和我一样快吗？”

他只一蹦，就到了来人够不着他的地方。

“你不是马特奥·法尔科纳的儿子！你就让我这样在你家门口被人抓走吗？”

孩子看来被这句话打动了。

“假如我把你藏起来，你给我什么东西？”他走了回来，问道。

逃犯在腰带上挂着一个皮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五法郎的银巾，这大概是他留着买火药用的。福尔图那托一见银币就面露笑容，他抓过钱来，对吉阿内托说：

① 当时轻步兵的制服为褐衣黄领。

② 这是一种皮腰带，既可作子弹盒又可作钱包用。

“你什么也甭怕。”

他马上在屋子边上的一个干草垛上挖了个大窟窿，吉阿内托躲了进去，小孩又把窟窿堵上，使他既能呼吸到一点空气，又不让人看出草垛里藏着个人。他还想出一个相当巧妙的、野人的诡计。他去抓了只母猫，连同一窝小猫，放在干草垛上，好让人以为草垛刚才没人动过。然后，他发现靠近屋子的小路上有些血迹，便用尘土仔细盖上。干完以后，他又泰然自若地躺在阳光底下。

几分钟后，一个军士长带着几名穿褐衣黄领制服的人来到马特奥的家门口。这个军士长与法尔科纳沾一点亲（大家都知道，在科西嘉岛，人们认亲戚关系比别的地方都认得得多）。他叫蒂奥多罗·冈巴，是个十分干练的人，那些逃犯都害怕他，他已经抓走了好几个人。

“你好，小表侄。”他走近福尔图那托说道，“你都这么大了！刚才你看到有人过去吗？”

“哦，我还没长到您那么大呢，表叔。”那孩子傻乎乎地答道。

“会有那么一天的，告诉我，你没看到有人经过这里吗？”

“我看到有人经过这里？”

“是的，一个戴着黑色尖顶绒帽，衣服上有红色和黄色绣花的人。”

“一个戴着尖顶帽，衣服上有红色和黄色绣花的人？”

“是的，快回答我，别尽重复的我问题。”

“今天早上神甫先生骑着他那匹马皮埃罗经过我们家门口。他问我爸爸好，我说……”

“啊！小坏蛋，你在耍滑头！快告诉我吉阿内托到哪儿

去了，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我肯定他是走的这条路。”

“谁知道呢？”

“谁知道？我知道你看见他了。”

“睡着的时候能看见走过些什么人吗？”

“你刚才没睡，淘气鬼，枪声把你惊醒了。”

“您以为你们的枪有那么响吗，表叔？我爸爸的火枪比这响得多。”

“见鬼去吧，坏小子！我知道你准看见吉阿内托了，也许还是你把他藏起来的。得了，伙计们，到这屋里瞧瞧咱们找的那人在不在里面。他就剩一条腿走路了，这家伙很有头脑，决不会企图这么一瘸一拐地走到丛林，何况血迹到这儿就没有了。”

“爸爸会怎么说呢？”福尔图那托冷笑着说，“如果他知道有人在他出门的时候进他屋子，他会怎么说？”

“小无赖，”冈巴军士长揪着他耳朵说，“你不知道，只要我乐意就能叫你变个调门说话吗？也许用刀背揍你二十下，你就会说出来了。”

福尔图那托依旧冷笑着。

“我爸爸是马特奥·法尔科纳！”他用夸张的口气说道。

“你知道吗，小滑头，我可以把你带到科尔特或者巴斯蒂亚去。我叫你蹲地牢，睡在麦秸上，带着脚镣。要是你不说出吉阿内托·桑皮埃罗在哪里，我就让你上断头台。”

那孩子听到这些可笑的恫吓大声笑了起来，他还是说道：

“我爸爸是马特奥·法尔科纳！”

“军士长，”有个轻步兵悄声对他说道，“咱们可别得

罪马特奥。”

冈巴显然十分为难。他低声和士兵们交谈着。他们已经搜查过屋子，这并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因为科西嘉人的茅屋只有一间正方形的房间。家具也就是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几个衣箱以及若干打猎或家庭用具。小福尔图那托抚弄着他的母猫，似乎对轻步兵们和他表叔的狼狈相感到幸灾乐祸。

有个士兵走近草垛，他看到了那只母猫，用刺刀漫不经心地捅了下草垛，耸耸肩膀，仿佛对自己的过分小心感到可笑。草垛毫无动静，小孩的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的神色。

军士长和他的士兵自认晦气，他们已经在认真地观察平原那边，象是打算由原路返回。这时军士长想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他知道威吓对于法尔科纳的儿子不起任何作用，便想尝试一下甜言蜜语和礼品的作用。

“小表侄，”他说，“我觉得你是个机灵人，你会很有出息的。不过你跟我玩了个鬼把戏，要不是怕惹我表哥马特奥难受，我不把你抓走才怪呢！”

“嘿嘿！”

“可是，等我表哥一回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会因为你说谎而用皮鞭把你抽得浑身是血。”

“谁知道呢？”

“你会知道的……不过……只要你够朋友，我就送你一件东西。”

“而我倒是要给您一个建议，表叔，你们再耽搁下去吉阿内托可就要回到丛林了，那时候可就需要不止一个你这样的好汉进去找他啦。”

军士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表，这只表起码值十个埃居。他发现小福尔图那托见到表眼睛发亮，就提着表链让表悬在空中，对他说：

“小淘气，你很想要这么个表挂在脖子上吧？你可以在维契奥的街上神气活现地东游西逛，有人问你：‘几点钟啦？’你就说：‘你们看我的表吧。’”

“等我长大了，伍长叔叔会给我一只表的。”

“不错，可是你叔叔的儿子已经有一只表了，没这只表漂亮倒是真的，但他年纪比你还小呢。”

孩子叹了口气。

“怎么样，想要这只表吗，小表侄？”

福尔图那托眼角瞟着那只表，活像一只猫瞟着人家摆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整鸡。它觉得人家在耍弄它，不敢伸出爪子，并且不时移开视线以免屈服于诱惑，可是它不住地舔着嘴唇，似乎对主人说：“您的玩笑可太残忍了。”

不过军士长冈巴给他看那只表时倒像是诚心诚意的。福尔图那托没有伸出手去，而只是苦笑着对他说：

“您干吗取笑我？”

“老天在上，我可不是取笑你。你只要告诉我吉阿内托在哪里，这只表就归你了。”

福尔图那托不信任地笑了笑，黑眼珠紧紧盯着军士长的眼睛，竭力想看出能否信任后者说的话。

“假如我不按照这个条件把表给你，就让我丢掉我的军衔！”军士长叫道，“大伙都是证人，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他一边说，一边不断把表凑近那孩子，几乎碰上了孩子发白的脸庞。孩子的脸上清楚地显示出他内心贪欲与义气这两种感情的斗争。他那赤裸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仿佛快要

窒息了。银表摆动着、旋转着，有时碰到了他的鼻尖。终于，他的右手慢慢向银表伸去，他的指尖碰到了它，它完全躺在了他的手心里，不过军士长没有放开表链……表盘是天蓝色的……表壳新近刚擦过，在阳光下就像一团火……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福尔图那托举起左手，拇指朝肩后他所倚着的那个草垛指了指。军士长马上明白了。他松开表链，福尔图那托感到自己成了银表唯一的主人。他像黄鹿般敏捷地跳起来，离开草垛有十来步远。轻步兵们立即翻起那草垛来。

不一会，只见草垛动弹了，一个满身血污，手握匕首的人钻了出来，他想站起身来，但他那冷却下来的伤口不容他站稳身子。他跌倒了。军士长向他扑去，夺下他的匕首。尽管他拼命挣扎，士兵们还是很快把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吉阿内托被绑得像捆劈柴躺在地上，他向走拢来的福尔图那托转过头去。

“……的儿子！”他轻蔑甚于气愤地说。

那孩子把先前收下的银币扔还给他，感到自己不配拿这个钱了。逃犯只当没看见这个动作，他十分镇静地对军士长说：

“我亲爱的冈巴，我走不动了，你们只好抬着我进城了。”

“你刚才可跑得比孢子还快呢！”那个残忍无情的胜利者说，“不过你放心，我抓到你简直太高兴了，就是让我背着你走一法里路也不会觉得累。再说，我们可以用树枝和你的斗篷替你做个担架，我的伙计。而且到了克雷·斯波利农庄，我们还可以找几匹马。”

“很好，”囚犯说，“在担架上再放点麦秸，让我更舒服些。”

正当轻步兵们有的忙于用栗树枝做担架，有的忙于替吉

阿内托包扎伤口的时候，马特奥和他妻子突然在通往丛林的小路的拐角上出现了，女人弯着腰吃力地背着一大口袋栗子走着，她丈夫则消消停停地手里拿着一枝枪，肩上斜挎着另一枝，男子汉除了背枪之外背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有失尊严的。

马特奥见到士兵们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是来抓他的。然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念头？这么说，马特奥和法律有过什么纠葛？不，他名声很好。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是个“声誉卓著的人”。但他是个科西嘉人，又是个山里人，而科西嘉山民几乎没人能扪心自问而找不出些须过失，诸如放过几枪、捅过几刀啦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马特奥比谁都良心清白，因为他已经有十多年不曾把枪口对准任何人了。然而他为人谨慎，因此便摆好万一有必要时进行自卫的架势。

“老婆子，”他对吉乌赛帕说，“把口袋放下，做好准备。”

她立即照办了。他把背着的枪交给她，以免碍手碍脚；接着给手中那支枪上了子弹，挨着路边的树木慢慢向茅屋走去，只要对方稍有敌意的表示，他就准备闪到最粗的树干后面，在树木隐蔽下进行射击。他妻子寸步不离地拿着更换的枪和子弹盒。一个好主妇在战斗场合的职责就是给丈夫的枪上子弹。

而对方，军士长看到马特奥这样枪口向前、扣着扳机、步步为营地走来，也大伤脑筋。

“如果碰巧马特奥是吉阿内托的亲戚，”他心想，“或是他的朋友，而且想保护他，他那两枝枪的子弹将会找上我们当中的两个人，就像邮局送信一样万无一失。而要是他瞒着我的话，那这门子亲戚也救不了我的命了……”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作出了一个十分勇敢的决定，那就是只身朝马特奥走去，像跟老相识聊天一样把事情

始末讲给他听。然而他和马特奥之间的那段短短的距离对他说来却长得要命。

“喂，老伙计！”他叫道，“混得不错吧，朋友？是我啊，我是冈巴，你的表兄弟。”

马特奥没有答话，停住了脚步。一面听着对方说话，他一面缓缓地抬起枪口。等到军士长走到他跟前时，他也就枪口朝天了。

“你好，兄弟。”军士长向他伸出手去说，“好久不见了。”

“你好，兄弟。”

“我这是顺便过来向你和表嫂蓓芭问个好。今天我们走了一大段路，不过别看我们累，我们可抓住了一个要犯。我们刚才逮住了吉阿内托·桑皮埃罗。”

“赞美上帝！”吉乌赛帕叫道，“他上个礼拜偷了我们一只奶羊。”

这句话使冈巴喜出望外。

“可怜的家伙！”马特奥说，“他是饿了。”

军士长有点扫兴，他又说：

“这无赖抵抗起来像头狮子，他打死我的一名轻步兵还不算，还把沙尔东上士的胳膊打断了。不过这倒没多大关系，那不过是个法国人……后来，他又躲得连鬼都找不着。要不是我的小表侄福尔图那托，我怎么也找不出他来。”

“福尔图那托！”马特奥叫道。

“福尔图那托！”吉乌赛帕跟着叫了一声。

“是啊，吉阿内托躲在那个草垛里，可是小表侄揭穿了奥妙。我要把事情经过告诉他的伍长叔叔，让他送件礼物给他作为奖赏。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都将写进我呈交代理检察长的报告里去。”

“真是家门不幸！”马特奥声音极低地说。

他们已经走到了那队士兵跟前，吉阿内托已经躺在担架上，准备出发了。他看见冈巴陪着马特奥走过来，便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向着房门口转过头去，朝门槛上唾了一口，说道：

“叛徒的屋子！”

只有不想活了的人才敢把叛徒这个字眼和法尔科纳联系在一起。只要那么一刀，无须再补上一刀，就会叫这种辱骂付出代价。然而，马特奥却只是象个被压垮的人那样用手捂住前额。

福尔图那托见父亲回来就进屋去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一大碗牛奶出来，垂着眼皮递给吉阿内托。

“给我走远点！”逃犯雷鸣般地喝道。

而后，他回头对一个轻步兵说：

“伙计，给我点喝的。”

士兵把自己的水壶递到他手里，于是犯人便喝起方才和他交过火的人给他的水来。然后，他又要求别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而是交叉着绑在胸前。

“我想躺得舒服些。”他说。

大家忙不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然后军士长便下令出发，并和马特奥道别，马特奥没有答理他，于是他以急促的步伐朝着平原走下去。

马特奥有将近十分钟没有开口。小孩不安地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父亲。他父亲拄着枪怒火中烧地打量着他。

“你开了个好头！”马特奥终于说道。他声调平静，然而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却很可怕。

“爸爸！”小孩叫道，他含着眼泪走上前去，仿佛想要